

強  
行  
軍

蔣牧良作

# 強行軍

蔣牧良著

■ 開明文學新刊 ■

民國廿六年四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五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開明文學新刊  
強行軍

\*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者 蔣 牧 良

發行者 章 錫 琛  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 
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
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  
南京太平路  
北平楊梅竹斜街  
漢口交通路  
長沙南陽街

開明書店分店

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

# 目次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航程       | 一   |
| 集成四公     | 三一  |
| 古記       | 五九  |
| 報復       | 七五  |
| 一個撤職一個開除 | 一〇八 |
| 俘虜       | 一三三 |
| 太太       | 一五四 |
| 強行軍      | 一六八 |

## 航程

船到漢口，天上下着牛毛細雨。薛大叔給我捲好被包，就和昨天那個「駝背」（他叫我叫五叔的）三個人站在行李艙裏。

「早着哩！」他從口袋裏掏支香烟給駝背五叔，自己嘴裏那支也燃上，不慌不忙的說。「反正到上海的船要晚上才開頭！」

駝背五叔嘴裏噴着烟，給迎面的江風倒吹轉來，那張五官配得不很開展的臉孔彷彿隔了層輕紗幕。他一手插在藍布衫的口袋裏，身子微微地抖動着，眼睛從扶梯口上看到江面，突頭突腦的問：

「幾歲了？」

「他」薛大叔抽掉嘴上的烟捲頭，用手拍拍我的後腦，「幾歲——今年幾歲，舒」



## 「十四。」

「一個鄉裏人去上海明兒到了蘇州河要拜鐵橋的」

薛大叔給說得笑起來，前面兩顆金牙齒閃着光。

扶梯口上堆着許多男女，各人提起箱子被包的向躉船上擠，行李艙裏就黑得夜裏一樣。

薛大叔把我這次出門的事詳細細告訴那位駝背五叔，連大姊在上海搖紗，她寄盤川要我去學徒，也說出來。最後，他停了一停，就說：

「朋友，這一路得勞你照應，兄弟拜上你老哥！改日再和老哥喝三杯。」

「這算什麼？你放心——我給你送去就是了。」駝背五叔吸一口烟，烟灰一紅，在黑地裏可以看出他兩個朝天鼻孔像螞蟻洞。

扶梯口上的男女散光了。薛大叔摔掉嘴裏的烟頭子，扭扭身子，詭秘地把屁股朝着

我接着，他偷偷兒的掏出媽媽給他那十五塊花邊，分七塊給那一個——可給我在膀子底下看見了。回頭他很親熱地看看我：

「舒寶，你跟這位五叔到大姊那裏去，船錢飯錢我都給過的，五叔會照應你。」

他把我和駝背五叔的行李絡成一擔，叫我挑着，又用關切的口氣吩咐了好些話，才送我們到躉船上。

上了碼頭，就有一個打黑蓬傘的紅鼻子先生攏來招呼我們。可是駝背五叔裝付愛理不理的勁兒，和我在那條油滑水光的路上飛跑着。

紅鼻子像公狗追着母狗一樣，老拖在屁股背後，滿臉堆着笑容，嘴裏卻化子討錢似的，半帶着哭音的喊：

「先生，搭我們的船去？先生！——船很快，照拂又好，先生……」

駝背五叔停了停腳，先和他小聲兒的說了句什麼，隨即兩個就打起手勢來：他們有時候伸起四個指頭，有時候又祇有三個。走了很遠一段路，這個才斬丁斷鐵似的說：

「祇有這個數目，幹得你就幹……」

於是紅鼻子楞了一下，就帶我們沿着江邊走。

天上的雨越下越大，我們冒着雨絲走了六七里路，才到一隻洋船邊上。

嘿，這隻洋船真大！——比我們鄉裏劉制台家的屋子小不了多少。徹頭徹尾給白漆漆的，默在河邊上像座雪山。船頭的板壁上橫排着三個大字，我祇認得左邊一個是「丸」字。

我和駝背五叔給帶到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：黑漆漆的像個洞，初進去一點東西也瞧不見，彷彿進了煤窖。屋子裏祇有樓板上有個臉盆大的圓洞，已經給厚層玻璃堵得暗暗的。人數很多，辨不清他們的面貌。灰灰色的光線底下，兩邊似乎疊着些木箱什麼的。鼻子裏聞得到一股死魚味。我覺得又悶又熱。

駝背五叔和紅鼻子在門邊說話，聲音和瓮子裏擠出來的一樣——嗡嗡地響。

「舖位在那裏？」



「等刻我總得給你們舖睡囉。」

「那不行。」

「哪，這個可以？這個……」紅鼻子踢着門邊的木板做鼓響。

駝背五叔彎彎腰，摸着推開一塊木板，先把我和行李安頓在那豬槽子似的木箱裏，又拉着紅鼻子的手說：

「價錢先說好的，這是整數，這是零數，兩個人到上海，包飯包舖位。」

「嘖嘖……幹麼這樣嚕嚕！說好的，誰還賴不是？你祇給錢——給錢就完事，快！」

「不是這樣說，我們總得先掉一個頭呀！」

駝背五叔裝個老跑江湖的樣子，先把船錢交給他，又噓了口氣，才在我的右邊坐下來。

我們的舖位很矮，離地不過四五寸高，坐在舖上，剛剛可以伸直一個頭。駝背五叔是睡着的。

全身給雨淋溼了，頭髮裏的水滴到頸子上，冰得怪難挨的。我想站起來擦乾頭髮，可是鼻子尖前面就有一個大塊頭，把屁股堵得像座屏風，伸不開腿。

灰色的暗光底下，屋子裏許多人影子在幢幢往來，喊叫，笑謔，怒罵，壓扁着嗓子唱小調的，咕裏咕嚕的說話聲，全匯合起來融成一片，空氣彷彿沸騰了。

忽然，樓板上的電燈開亮了，全屋子浴在乳白色的銀光底下。剛巧，我的前面這個大塊頭也擠到了隔壁一個舖上去，沒有屏風，這個奇怪的地方可給我看得一清二白。

很小地一間三角房，樓板和地板都是鐵的，一邊一溜大架子木牀，疊上去有三層，直通到最高的鐵板上。進門的地方，大約有四五步寬，一到對面，剛剛祇能一個人轉動。那些木架子舖上，躺的坐的，擠起了許多人，也有兩三個靜靜兒在打橫舖的。

我剛想把眼睛移到門外去，猛不防對面舖上三個男人中間，有雙薄底花鞋一伸，接着，一個臉子圓圓的女人爬起來說：

「哦，電燈亮了，補衣服補衣服！」

「慢點再親一個嘴，再親……」

跟着這聲音爬起來的是個黑麻子，胳膊很粗，一個扁扁的鼻子。他把全身子向女的身上翻去，那一大胚給壓到了底下。

「要死囉！要死囉！」

「哈哈……壓緊壓緊！」

「老徐，綁起剝褲子老徐！」

「別鬧了——再鬧我可惱了！」

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」

全屋子裏翻江倒海地哄笑起來，上上下下的木舖上鑽出許多黑腦袋，拍着手板，有些笑得前伏後仰的。那個所謂老徐的站在地下，拉着女的兩條腿向屋子中間拖，沒當心自己沒站牢，仰天一交：——嘩啦！

所有的笑聲更起了勁，木牀給震得軋軋地響。老徐搭訕地爬起來，預備再撲上去，可

是女的已經逃到這邊的凳子上。

這女人，我看不過二十二三歲年紀，眼大眉粗，一身泡鬆的肥肉，彷彿害了水腫病。她離開黑麻子他們的包圍，就把兩手塞到衣岔子底下去繫褲帶，兩糰紅得像牛肉一樣的面巴子肉，塗起不少唾沫。

「殺千刀的！」她賣俏不像賣俏，憤怒不像憤怒的向老徐橫一眼，接着又噗哧一笑，抓起了牀頭一件藍布褂來補。

許多人還嬉皮笑臉地圍攏去動腳動手：大塊頭在她腿子上使勁擰了一把，她又壓尖着嗓子叫起來。

忽然，門邊上咕咕呱呱來了五六個人，搯的搯着行李，牽的牽起小孩，男男女女都向屋子裏擠。那個紅鼻子和一個穿黑背心的小夥子，忙着招呼客人，蹦來蹦去在許多人中間嚷着擠着，像猴子鑽圈一樣。

來人中有位紮着兩條小辮子披在肩上的瘦女人，臉子塗得像石灰牆，前面鑲排金

牙齒，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跟在背後。她把花手絹掩在鼻子上，看着這屋子就鑽眉毛。可是和她同來的那個黑臉漢，正在一個勁兒和紅鼻子說船錢，沒注意到她這張吃藥似的臉。

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在對付另外兩個光桿男子——一個穿灰袍子的和一個厚嘴唇。他們沒有帶行李，聽口音都是湖北佬，樣子裝得很內行。

「坐坐，」紅鼻子一接到黑臉漢他們交的五塊花邊就往口袋裏一塞，一面射似的跳出門去說。「舖位等刻有，舖位……」

瘦女人一直是張不高興的臉，和黑漢嘟嚕了些什麼。不過他沒有理她，臉子朝着了黑麻子他們這一夥。

機艙裏發出一陣沈重的響聲，繳錨的鐵鍊拖過船邊，我聽了這聲音，有些心緊。

黑麻子和老徐他們，還在跟補衣女人打風罵情的，他們像全不知道屋子裏添了許多人，也沒聽見外面的什麼響，一個個都大說大笑的，嘈雜的聲浪就一會高似一會。兩個湖北佬給擠得沒有地方站：穿灰布袍的比厚嘴唇還要狼狽，他退到角落裏，把身子斜靠



在大堆行李上。

外面一陣鑼響，從船頭繞到船尾。黑臉漢看看手表，獨白似的說一句：

「唔，開頭啦！」

鑼聲傳到屋子裏有了變化，這夥人一個個找到鋪架子邊去換衣服，沒誰再去打打鬧鬧的了。補衣女人也要了錢，在包自己的布包。

所換的衣服都和小孩子衣一樣，褲子上衣連縫着，一色老藍布做的，穿起來要打中間一個小洞裏鑽。

大麻子的鈕子還沒有鈕好，猛不防補衣女人在他背上擂了一拳，兜轉着屁股就跑。屋子裏的人一齊追出門去：

「捉住！捉住！」

叫聲和笑聲一齊在鐵板門外面消逝了。

天色黑下來，樓板上的圓洞裏看不出一點白色。接着，船身顛動了，耳朵邊祇有

「嘩啦嘩啦」的水聲。

屋子裏祇賸我們七個客人，還有那個穿黑背心的小夥子和一個抽大煙的老頭。我們中間誰和誰都沒有說話，寂靜包圍着四週，各人都顯出了疲勞。

過不了多大一會，那個五六歲的小孩在母親懷裏打起鼾來，其餘的人也似乎給這聲音催眠了，悄沒聲的合着了他們眼皮子。祇有我不想睡：看了好一會電燈，又看到烟榻上那個發迷的老頭，他的眼睛半開半合地對着烟燈，手裏的烟籤滾得非常慢。可是不知什麼時候，我自己也睡着了。

耳朵邊又有許多人談着話，我睜開朦朧的眼睛一看，還是先前那些原人——大塊頭他們又轉來了。

不知是半夜還是天亮，屋子裏沒有鐘，又聽不見雞叫，不過我的瞌睡已經睡得很夠，大概不怎麼早了吧。

剛剛轉來的這批人，比先前的樣子可完全兩樣了。他們中間祇少了那個補衣的女

人，就像全活得不大起勁，懶洋洋的，沒有笑罵和叫囂。

哪個都疲勞得要命，衣服上新添了些油跡，臉子塗成花狗屁股一樣：厚厚一層煤烟。頭髮腳底下流出一條一條的汗水，在額上和頸上走着發光的紋路。眼角上的皺紋也顯得深陷起來，嘴唇皮可褪了紅。他們的手背上，全是青筋，鬆弛地屈扭地在皮膚裏突得特別高。我祇睡得這會兒，他們的一切一切都變了，叫人有隔了幾年沒看見的感覺。

老徐從門邊上一步一挨地向着自己的牀邊走，那樣有氣沒力的，像整個身軀都沈重了些。他那兩條結實的臂膀，在這會兒卻變成兩件什麼多餘的廢物似的掛在肩膀上，關節全不受力，走一步就得在大腿兩旁隨意地掉動着。那兩粒黝黑的眼球，圍棋子一樣——沒有光。上眼皮像馬上要壓到下眼皮上來的樣子，腦袋歪在頸子上，無力地搖幌着。一到牀邊，他就把身子對牀上一倒，衣服沒換，鞋子也沒脫，死尸似的不動了。

大塊頭的手腳遲緩地，很喫力地剝下了那套藍布衣，把牠對牀底下一塞。剛要爬上牀去，可是發覺了自己的牀鋪給黑臉漢他們三個佔去了，他就暴躁地喊：

「什麼人佔了老子鋪？起來起來！」

黑臉漢給他這一叫，也馬上睜着一雙眼睛吼：

「誰佔你的鋪位，老子出了錢的！」

於是事情完全鬧翻了。大塊頭在咆哮，那個紮小辮子的瘦女人壓尖着嗓子幫他丈夫吵，小孩子也給嚇哭了。這些人見黑臉漢有了救兵，就全都起來幫着大塊頭。跟着，連他們的鋪位和兩個湖北佬睡的地方，都有了主人。

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走到我們牀邊，就把行李什麼的向鐵板上亂摔。駝背五叔拚命的抓緊自己的包袱和他們爭鬪，我可恨着自己的力小，不能幫他忙。

紅鼻子進來了，駝背五叔的眼睛裏像要冒血，他把包袱摔到牀上，衝上去指着他的鼻子吼：

「這是怎麼說……怎麼……你你……說過包飯包鋪位——你們把行李摔掉！你……」